# 四庫全書

史部

#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 宋哲宗二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覿言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既以為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　故夏國主秉常以遺

進物遣使來詔其子乾順為夏國王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詔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三人者又各上疏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説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

庚午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

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宣足以無弊也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臣前歲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臣論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聞之憮然曰若君此言計

將安出臣謂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錢專力於農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熈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光尤以為不可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得弛廢為戒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　辛未傅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光庭未言時何故不言堯俞

與巖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朱光庭彈奏蘇軾

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丙子詔蘇軾所

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

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

知令蘇軾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

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范純仁亦言蘇軾只是臨文

偶失周慮本非有罪　二月詔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

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按累降指揮措置賑濟

詔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　詔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為額　三月甲寅詔輔臣分詣寺觀祈雨　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沖幼權同聽政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宰臣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詔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

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故有是詔

詔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門以一百人為定額程

頥上疏曰臣前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時至簾

下觀講官進說講官有當奏禀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

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勞煩

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

當主上進德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蓋輔導之間有

當奏知之事可以陳說所繫甚大又上疏曰臣近言邇

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間給事中頤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

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夏四月丙戌交趾遣使入貢　詔文彦博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　庚寅梁燾奏春夏大旱辛卯詔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甲午范純仁言旱暵作沴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伏望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封章並令檢尋擇賢明近臣選官看詳其

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進擬施行又尚書諸曹受天下四方牒訴奏請文字乞降聖旨並委御史臺諫官給事中左右司郎官分定點檢抽索事祖行遣子細看詳定奪丁酉詔差傅堯俞杜紘孫升赴吏部王巖叟孫覽韓川赴户部張問上官均赴禮部韓宗道張舜民赴兵部梁燾范純禮吕陶赴刑部王覿張舜民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細看詳其間有執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并元條刪改其

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絶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鹵莽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用范純仁之言也

己亥内出太皇太后手詔旱暵為虐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王巖叟同中丞傅堯俞入對延和堯俞先奏旱暵由臣等不職太皇太后曰蓋由太皇太后無德干卿等甚事　辛丑雨　壬寅詔在京職事官歲合舉官陞陟者文臣六曹尚書以上各二人侍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

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著為令　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強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劉奉世等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大臣指文彥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王巖叟言舜民言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均韓川皆言舜民不當罷梁燾言望還舜

民雋職以盡其效王覿亦以為言俱不報　乙巳徐州布衣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傅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茍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故有是命　傅堯俞王巖叟言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材闒茸性行險邪專於為已有患失之心茍於隨人無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識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上官均言清臣不恊衆論梁燾言清

臣猥暗貪鄙庸懦傾邪戊申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五月巖叟堯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詣臺供職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丁卯劉摯為尚書左丞王存為尚書右丞戊辰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杜純為侍御史呂陶為左司諫賈易為右司諫王巖叟為起居舍人朱光庭為左司員外郎王覿為

右司員外郎孫升差知濟州梁燾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燾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因誚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而孫升再劾張問引燾不知羞恥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嚴叟光庭韓川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於禁省詬同列升朋附燾宜罷於是巖叟等皆遞遷而升與燾有是命　癸酉胡宗愈爲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

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銷因進君子無黨論　六月辛巳朔甲申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　戊子丁騭為右正言騭自行新法即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　趙挺之方蒙趙屼並為監察御史　秋七月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提點河東路刑獄商

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嘗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商英簡蘇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孫林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　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臣寮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姦讒可罷門下侍郎守本官

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吕公著即上疏言韓維素有時望俟其有請聽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體甲子詔韓維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辭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辭頭不報　乙丑吕陶為京西轉運副使上官均為比部員外郎　戊辰吕公著復論責韓維事辛未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辛巳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吕陶

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為太甚弟不可復處諫列爾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　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汚天資憸巧元無鄉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門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

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先談賈易之賢又曰呂陶補司諫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設為司諫明叔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羣臣使之相爭鬬於下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頤赴講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翼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　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隲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為國勿為朋比　戊申以復洮州俘獲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　九月辛亥豐稷為殿中侍御史　庚申王覿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寖結仇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

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於大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為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説大槩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説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牓朝堂明示以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宫中别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

要語共一百叚進呈庶便於省覽它日三省奏事畢宣諭公著曰所進尚書論語等要義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冬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御史文章論易唯謟事程頤默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故有是責　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陛下試取近來言者章䟽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

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予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嚴叟者予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燾及易者乎臣願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㬰公議以消姦黨　甲辰泉州增置市船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　丁未范祖禹乞於邇英閣復張掛仁宗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十一月庚申以鬼章入獻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

自贖鬼章服從釋縛　壬戌李常轉對陳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别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戸富安下戸空匱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則出力為宜輒采差助二法隨上下所宜條叙梗槩若便民而可久也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乞詔史官采新唐書中人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已意

反復言之　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再令開封府閲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丙午趙挺之奏蘇軾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横揣摩之説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詔以春寒展給賣薪炭限十有五日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闕額禁軍穀五十餘

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

王覿奏蘇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横捭闔之術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即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甲戌踈決在京及府界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杖釋之以久陰不解也　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覿進對宣諭曰久陰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對曰陛下賜錢糶米分賣芻炭都民甚幸

唯河北京東災傷猶須多方賑濟曰已一一有指揮宗愈覿曰聞二聖焦勞上元禁中不曾用樂上元不御樓亦未嘗燕會　二月詔自今朝散中散正議光禄金紫光禄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二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為四資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為八資應今官已及此者悉加之　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

之至欲重行編竄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　張行者遂寧人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於助則未能盡

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為免役其慮深矣又言臣恐議者以為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勵以聞行乃止　己丑左司諫豐稷為國子司業揚王顥荊王頵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稷獨奏劾以謂近屬奢侈官吏奉承宜皆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從他官　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　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臣等伏

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伏見恩牓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耄老别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冐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牓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伏乞特奏名舉人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立選限　劉安世言自去歲已後屢罷言事之官往往竊

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又言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伏覩朝廷命令變易頻數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説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恊訪博極利病廣覽詳擇

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煩瀆以應故事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試進士已巳賜進士李常寧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諸科明經七十有三人各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　甲戌增賜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夏四月辛巳右僕射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

大防為左僕射范純仁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旣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內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亦不關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竒才竒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爾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

院　壬午孫固守門下侍郎劉摯守中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安燾為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胡宗愈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趙瞻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韓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恊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　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

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五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王覿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内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翼日吕公著言今來若止為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必未恊衆情未敢行下後二日公著與大防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

意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所有先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監察御史趙挺之言王覿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覿任職皆為覿賀楊康國奏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覿皆緣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御史伏望追寢罷覿

之命　六月劉安世言臣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汙下毀滅廉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乞特行罷免

秋七月庚戌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又言今陛下過聽

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為更張弊原尚在欲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度能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　八月庚子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不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七月内批錢珏特

差勾當牛羊司八月内批劉言特添差勾當翰林司臣
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絶請謁裁抑恩倖而
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内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
轉相扳援謹并録上仁宗朝縁内降戒飭詔書事迹凡
八條別為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　九月戊申
蘇軾言臣今日邇英進讀寳訓及太宗皇帝每見時和
歲豐雨雪應時輙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
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

因進言水旱雖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　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已賜悰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勑命未敢抵授以祇為抵以受為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冬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蓋事省則可以省吏吏省則可以省祿祿省則可以省費以今天下之事

其煩簡多寡蓋無以異於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願朝廷參考古制以救今弊　十一月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為捷徑容使躁求人懐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寮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二月甲午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蘇軾言也安世言伏見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種以疎遠微賤之臣懐奸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

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
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謹自劾以待罪　閏十二月
詔頒元祐敕令格式　范鎮卒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
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鍾十二鑄鍾一尺一斛一響石
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較景祐
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竒并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
常寺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詔范鎮與一子有
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　戶

部尚書韓忠彦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録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敕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伏貼黄乞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已約及二十餘萬貫詔户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粮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無禄

為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
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　甲寅太
皇太后詔曰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今後每遇聖節
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太妃準
此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諫韓川為集賢校理
權發遣隷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己亥詔罷回
河及修減水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吕公

著卒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壬戌御邇英殿召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為更

有德康對曰臯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強而毅之類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因欲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已巳知鄧州蔡確為觀文殿大學士餘如故三月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邇英要覽為

名　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後凡十八次疏論列胡宗愈罪狀未覩施行又以狀申三省乞將所奏請付外施行已卯尚書右丞胡宗愈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詳定製造水運渾儀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　劉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既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

乞一郡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禄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　辛卯午時有流星出自東北方向西北方急流至濁没

夏四月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遂除杭州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故壬人畏憚為之銷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　戊申詔應進士不兼試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外增治一經增試一場論語孟子分兩場試　壬子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

夏中登車蓋亭絶句十篇内二篇譏訕尤甚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没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譏訕朝廷情理切害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蔡確不思於它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言海

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仙傳此乃時運之大變不知確吟詩託意如何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乃令委知州錢景陽繳進蔡確元題詩本

戊午禮部言經義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即不得

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辭理優長之人從之　丙寅詔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置教授一員　五月辛未著作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

無不正若皇帝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它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　癸酉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盛陶為太常少卿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司諫吴安詩論肇教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奸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左遷

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

丙戌蔡確既責梁燾吴安詩劉安世以為責輕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

容伏乞處以典刑重行竄謫獨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純仁上疏云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政恐亦不免耳　李

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為諫官所攻也彭汝礪依前朝奏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并不草確與盛陶等責詞故黜之曾肇為寶文閣待制知潁州亦坐諫官有言也　是日詔丁憂人邢恕候服闋日落直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曰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詔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為它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

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燾因是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

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怨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梁燾言范純仁無愛君報國之誠有挾邪朋奸之跡近者蔡確怨望作詩乃出死力以主張文奸言以辨解劉安世言范純仁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顯助奸慝極力救解吳安詩言王存亦嘗助純仁救蔡確今純仁理當黜罷王存亦不可獨免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純仁依前官為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王存為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諫官言

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又曰王存殊無執守前日為范純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確

邵伯温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揞紳之禍不能無過也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

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邊境之亂悲夫

丙午翰林學士許將為尚書右丞戶部尚書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為同知樞密院事蘇轍為吏部侍郎後三日改翰林學士　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事安燾以母喪去位　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劉安世等言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伏望

取今日已前應干常平敕令專委戶部删為一書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錢取糴亦恐未廣祖宗置内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　仁宗嘗出錢一百萬以助常平糴本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　八月壬寅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四善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為中餘為下次月申

監司類聚每半年一次同行審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為優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撫使鈐轄不考察外其餘並委監司依此考察從之

詔郡縣考課優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梁燾請也

巳未詔輔臣分詣諸宫寺祈晴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天下　劉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謹嚴考績之制甚詳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廵按郡縣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

而亦按治諸路也欲望以天下諸路分隷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　冬十月戊申蘇轍奏神宗皇帝御製集九十卷詔於寶文閣収藏　癸丑上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三朝寶訓終侍讀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不能發明上賁聖鑒上遣内臣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終篇悉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

十二月壬申給事中范祖禹言臣今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須索功費漸大枉費財力有害無利因

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條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條

先是梁燾劉安世進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於是燾安世共奏吏部尚書傅堯俞素有德行衆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體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奸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伏望聖慈早賜詢考　癸未孫固為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劉摯為守門下侍郎傅堯俞為守中書侍郎　知杭州蘇軾言浙西

艱食無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絶少深恐來年必有飢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

而水無幾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之蘇公堤　十二月劉安世言臣前月末聞權罷講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乃謂陛下稍疎

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先
是范祖禹上疏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
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又上疏太皇太后外
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
之無不寒心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
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
亦可以不勞聖慮矣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詰曰
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要乃先

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宮家常在老身榻前閤內寢處宜無此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其後章惇為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敞

謄録監生臣張濡仁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宋哲宗三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范祖禹言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今有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奸邪畏之若召維以經筵之職物論必大以為愜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頌博文強識詳練國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

其三曰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内忠義許國遇事敢言如軾者豈宜使之乆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録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静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二月丁酉詔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宜權罷修黄河從吕大忠朱光庭之言也初范純仁既罷相知潁昌聞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來

間妄作者紛然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為契丹所幷時不可失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更恐變改不定范百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却聞復興回河之役更望聖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茍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遂寢而不行後十餘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前日范純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體難從已鑿改矣太皇太后曰純仁

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　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録所講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庚戌潞國公文彦博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三月丙寅朔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壬申左丞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右光禄大夫守尚書左丞　己卯鄧伯温為翰林學士承旨王巖叟封還詞頭詔以次舍人鄭雍撰詞旣而給事中鄭

穆再封還告命不聽嚴叟竟徙官　范百祿兼侍讀百祿言分别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如導人主以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拒諫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恭儉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安民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則為奸邪導人主以進君子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則為奸邪推此事類以

觀人情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　辛卯楊畏為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　甲午梁燾言竊聞尚書省人吏任永壽等四人連黨為私濫冒恩典竊以左右司之職掌付十有二司之事近者人吏違條冒賞事由都司而後下曾無舉正罪孰甚焉今若置而不問何以儆飭慢官竊恐諸司綱紀寖以不舉又言臣近論奏尚書省都司壞陛下之法廢陛下之令使法

制不專於人主詔令不信於朝廷罪惡顯明中外憤鬱若不明行典憲何以肅正紀綱都司者所以按覈六曹二十四司之稽違都司廢法則六曹廢法六曹廢法則百司廢法百司廢法則四方郡縣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為國乎　夏四月甲辰宰臣呂大防等為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詔荅不允蘇轍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絶少二麥不收秋種不入旱勢闊遠歳事可慮詔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

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闕下臨庶政猶兾嘉言之上聞五月壬申雨　詔差役法内有未備事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戸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戸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以為輪差不足亦已過矣願陛下特奮

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　庚寅梁燾權戶部尚書劉安世為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伯温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留對言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舘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儆戒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丁酉司馬康為左司諫上官均為殿中侍御史

蘇轍言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經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職窺伺便利規求復進動搖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進於朝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故轍言此退復上疏曰若使邪正並進皆得

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為象三陽在內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而不恱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

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

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 始中書門下後省準詔同詳定六曹條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今左選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賄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今行重法給重禄賄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不加多

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中孚之言為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别將詳定任永壽本非三省吏也為人精悍而猾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恱之即於尚書省剏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

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内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永壽見録黄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録黄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額事尋畢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即以立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

言永壽等冐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為言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禄事終未能决蘇轍時為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極難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八月癸巳朔劉摯之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吕大防議稍不合士大夫趍利者交鬬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及

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言事者詆摯摯尋罷朋黨之
論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　癸卯劉摯言昨鄧溫伯
除翰林承旨人言交興以至罷三四臺諫今來溫伯久
已就職梁燾等已別與差遣理合寧帖然而中外人情
依舊未安蓋緣昨來言者詆破溫伯實王安石黨人故
進退之際朋類甚衆才見溫伯就職便謂朝廷有意動
摇政事見燾等罷言職便謂疎薄諫諍溫伯雖別無罪
狀而其進退之間所繫亦不為小陛下何惜一暫輟溫

伯選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動則衆人自安衆人既定則温伯便可復召則兩皆無嫌各得安處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篇論入徳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閒之燕以備觀覽從之　庚戌梁燾朱光庭累乞外任劉安世乞宫觀詔以燾知鄭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書舍人安世言臣論列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爲失職更被褒遷得罪清議安世固不受於是安世與梁燾朱光庭同出

燾光庭所以乞外皆為鄧温伯故也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九月壬午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讀書講寶訓召宰臣執政講讀記注官各賜御書詩一首上親書姓名於其後　冬十月癸巳詔罷都提舉修河司是日詔導河水入汴　己酉徐君平虞策並為監察御史蘇轍鄧温伯薦也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己巳命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百禄權知貢舉顧臨孔武仲同權知貢舉　二月辛卯劉

摯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權知開封府王巖叟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癸巳御史中丞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吏部尚書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尋有詔復召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及除蘇軾吏部尚書　丁未左司諫楊康國奏臣累彈蘇轍不可為執政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轍兄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吕惠卿相上下其所為美麗浮侈艷

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　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巖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改更務合人心願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為要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太皇太后甚然之又進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以告陛下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吕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從之　癸亥進神宗皇帝實録上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吕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御集英殿賜進士馬涓以下及第總六百有二人癸未賜武舉進士賈君文等二十三人　賈易為侍御史安鼎為監察御史姚勔為右正言　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黄庭堅所為輕翾浮豔素無士行詔庭堅行著作佐郎　夏四月辛

卯詔罷今歲幸金明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爲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衆皆竦服　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論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釋失仁宗旨意蓋聖意以爲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況邪佞小人乎　乙未詔復置通禮科　辛亥禮部言每歲宴賞共合用羊乳房約四百五

十餘斤請依羊羔例罷供以它物代從之　癸丑楊畏為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云　太皇太后諭三省曰五月日食可降詔罷朝會五月巳未朔太史言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數　秋七月侍御史賈易言臣竊以天下大勢有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謫見不與焉一曰上下相

蒙而毁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已已

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説范祖禹封還録黄奏曰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䘏帝曰聞所損殊少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憲宗元和

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害李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爾帝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賦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

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為處畫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乙酉蘇軾言賈易欲求臣罪只如浙西水灾臣累次論奏蒙採納施行而易扇揺安鼎楊畏以為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若非范祖禹鄭雍姚勔因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不敢實奏灾傷則億萬性命流亡盜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　賈易言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者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

斥於外其兄軾旣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為軾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横立威故決配税戶顔章兄弟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熈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

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差使捍江廂卒築為長堤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别疏宰臣執政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揺動朝廷政事亦隂以申羣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三日以本官知壽州　壬辰蘇軾知潁州先是御史中丞趙

君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喜幸乙正典刑賈易相繼言之於是蘇軾言近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又王遹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遹與君錫親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無一言乎不謂觸忤君錫遂至於此八月乙未趙君錫為吏部侍郎賈易初論

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太皇太后不悦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韓忠彦問趙君錫賈易罷豈非為言蘇軾否曰是也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云軾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　鄭雍為御史中丞右正言姚勔為左正言監察御史虞策為右正言　甲寅宰臣吕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邇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議論欲寫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

之詔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間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　上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隨仕四方無常師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上稱歎久之又嘗因對

論取士對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採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沉滯之歎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上曰甚好上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其上不以

一身自便為心上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上頷之　九月癸巳御集英殿試制科舉人　冬十月丙寅邇英讀寶訓至節費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　庚午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内先是范百禄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盖常事也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癸酉鄭雍楊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雍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槩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姚勔八奏並言摯朋黨不公虞策四奏言

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王巖叟奏劉摯以人言避位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一時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退棄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奸為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上諭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為它日計初邢

恕赴貶所舟行過京師摯與恕故相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數有求於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録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者方彈劾摯乃解釋簡語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言摯嘗館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　癸未王巖叟言臣之區區不為一劉摯蘇轍為陛下惜腹心之人耳宣諭曰樞密之言是也固亦不深罪摯為摯垂簾之初有功巖

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聞楊畏乃呂惠卿面上人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路耳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壬辰給事中朱光庭知亳州初劉摯罷相麻制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於是光庭與摯相繼俱罷　詔新歷以元佑觀天歷為名　辛丑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

惜不至宰相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　己酉董敦逸黃慶基並為監察御史　十二月戊辰是夕開封府火　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變見果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執政大臣同修政事

壬申元祐七年春二月乙丑詔編修樞密院條例官就

三月甲申朔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吕大防奏曰自鈔法之行一則人户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輦之勞五則運塩減脚乘之費實於官私為利上甚善之王巖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它事則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

太皇太后不許乃以為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講義曰嘗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為難辨也蓋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黨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則辨之也難且我朝冠丁之黨為冠者皆君子為丁者皆小人呂范之黨為范者皆君子為呂者皆小人其在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不難辨也而元

祐之所謂黨者何人哉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曰朔黨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軋此小人得以有辭於君子也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愚謂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然熈寧君子之過小元祐君子之過大熈寧之爭新法猶出於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也

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　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參宿度中犯厠太史言主有暴兵米貴晉分兵灾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太史言主邊兵動今年正月隨天運行入濁不見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稍伏　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場限

字條制已得旨策過二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為長賦幾千言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善為怪僻句得歐陽脩革去而其風復雅但繫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澆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理詔賦論過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準此　范祖禹言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趙彥若博學

多文詳練故事鄭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髙今講讀官有闕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别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説明白吕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吕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吴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又奏程頤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未習

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董敦逸言程頤怨躁輕狂惑衆慢上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秘閣差管勾崇福宮頤表言請歸田里詔不許既有崇福之命頤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丙午王巖

叟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彊愎循情父子豫政貨賂公行黄慶基言巖叟廢法徇私彊狠自用父荀龍子横交通貨賄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般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從蘇軾之言也　辛酉呂大防為右光禄大夫蘇頌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守門下侍郎韓忠彦知樞密院事范百禄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守

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為尚書右丞權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戊辰李之純為御史中丞楊畏為侍御史 詔太廟復用牙盤食 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至王沿論引漳水灌溉王軫以為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沿軫所論孰長是何說可行臨曰沿說可行它日右僕射呂大防進曰臣側聞顧臨讀寶訓引漳河灌溉事臣謂大抵河渠利害最為難明如本朝黃河持議者有三說一曰迴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本朝

有二股河分流水勢粗免河患後因閉塞一股併入一股合流遂至决溢分水之利從可知矣今為四堤二河分減水勢實為大利　九月先是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范汝礪曾肇王覿豐稷劉安世孔武仲陳軒歐陽棐韓治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皇帝即位以來未曾親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者大防等曰今蒙聖諭正如衆議欲依此令學士院

降詔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再震　戊午來之邵為監察御史　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禮畢終日和燠翼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　十二月辛亥范祖禹言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

顧祖禹尋采集仁宗聖政三百七十事編録成書名曰

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别駕新州安置蔡確

卒　丁亥上御邇英閣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

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

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

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吕大防等進曰

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茍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

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逺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 二月崇政殿説書吕希哲為右司諫希哲固辭之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云爾 三月壬午詔蘇頌累乞解機政可依所請以大學士留京師巳丑黄慶

基言前日陛下罷黜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輩而洛黨稍衰然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矣　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臣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惟陛下戒之重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　辛卯范百禄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夏四月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

例施行　五月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上言臣等備員講讀伏見唐宰相陸贄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罷坐言尚書蘇轍蘇軾不當也壬辰三省同進呈

於是大防轍等奏曰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毁謗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毁謗先帝為詞非唯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於是得旨敦逸慶基

並與知軍差遣　六月戊午左丞梁燾充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訪人材燾曰人材可大任者聖主當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則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且圖仍舊人有人望者尋出知潁昌臨行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　己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遽命以為相賞罰未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郘又言純仁師事程

頗闇狠不才皆不聽或曰畏與蘇轍皆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畏私意故復自外召范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呂中曰羣而不黨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黨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異已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爭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議蘇軾與大防爭賑確之事范純仁又與劉安世爭非君子之爭乎易事而難說君子之道也司馬光恱於蔡京蘇公恱於楊畏非君子之説乎凡是數者皆以君子無以自别於小人故始為小人所恱終為小人所陷其極至於為小人所汙不能自辨矣人皆謂元祐之失在於分别之太過惟朱文公謂元祐之失正在

於決擇之未精此未親政之時小人之勢已足以勝君子况於已親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皇太后宣諭曰公父仲淹在章獻明肅垂簾時唯勸章獻明肅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唯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　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吕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彦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閤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

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寛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宋室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
可不謹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
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
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以清朝
廷裁抑僥倖以肅宮禁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
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

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

之此等旣上誤先帝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與祖禹約皆上章論列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願附名止於臣字下加等字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公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今陛下親

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揺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冬十月呂陶言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

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辨與不辨也　呂希純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論不可不察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沉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為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者必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復二者必謂陛下宜獨攬權綱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謂向來遷責者當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　十一月樞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内供奉官三省

但將有過犯馮景黄某二人見持服劉瑗李㲄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蘇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深以為非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内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内侍省押班梁從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帶御器械中書舍人吕希純封還詞頭上曰只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内臣故衆心驚疑上釋然曰除命且留竢祔廟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從善

如流莫不相慶　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外民庶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不報遂請對劉子言熈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滿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

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也而内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葢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召用内臣指揮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祖禹既讀劄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謂陛下有此政事

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臣乞攜此章付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　先是呂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擢遷畏為禮部侍郎　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多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

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

甲戌紹聖元年正月戊子鄧温伯權知貢舉范祖禹王覿虞策同權知貢舉　二月丁未守戶部尚書李清臣守中書侍郎守兵部尚書鄧温伯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　伴送北使張元方還言相滑等州饑民衆多倉廩空虛蘇轍見范純仁鄭雍議曰此事豈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轍曰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作

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王旦謂沆曰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憂也純仁曰善及對純仁具奏上曰為之奈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粮萬石與之又京城賑濟應用備糧然省倉軍粮才有二年五箇月備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甞以為意

重節浮費令三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　三月壬申朔日蝕雲霧不辨　癸酉上批新知陳州蔡卞為中書舍人　乙亥呂大防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國日久羣怨交歸焉及宣仁始祔廟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次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　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而役法

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必焉李清臣之詞也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以下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荅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主熈寧元豐者故漸為之首　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熈寧元豐故事之意臣願陛下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擢任

曩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不報轍又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日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蘖之詔以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　夏四月甲辰蔡卞同修國史翟思為左司諫上官均為左正言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

北西路提刑改江西運副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諌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疏論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諌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揆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架造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闌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

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減門瞪走馬瞪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厲揭之朝堂風示四方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上曰止用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純仁曰四方各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上曰令戶部議之　庚戌曾布為翰林學士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　壬子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

誥詞語涉譏訕來之邵言軾凡作文字譏斥先朝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　范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陜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官有缺蓋上欲以祖禹代蘇轍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故求出乃有是命　詔王安石配享神宗　壬戌章惇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詞略曰方政令出於簾幃操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

憚強禦　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　曾布
修神宗正史　朱勃言應選人歷任通及三考以上方
許奏舉改官從之　丁夘中書省言推行差役民間苦
於差擾詔府界諸路役色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
鄧温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舊名從
之　閏四月辛未朔監察御史郭知章為殿中侍御史
壬申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提舉常平等事
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從之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

傳示萬世訪聞秉筆之臣多刋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

應姦人誣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别起文請降旨取

日歷時政記與今實録參對從之　甲申安燾為門下

侍郎　乙酉吕惠卿知蘇州　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

每畝税一石出米五升自來年為始專充賑濟　詔蘇

軾合叙復日未得與叙復　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税

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丙申詔惇提舉修神宗皇帝實

録國史　黄履為御史中丞　五月甲辰詔進士罷試

詩賦專治經術三省勘會今來既純用經術取士其應用文詞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戒諭之類在先朝亦嘗留意未及詔科詔別立宏詞一科每科場後許進士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　甲寅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扼西戎之咽喉元祐初用事之臣委西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寔生戎心乞檢閱議臣名氏顯行黜責悖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　已未楊畏為吏部侍郎初吕大防既

超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有張擴者惇妻之姪也畏見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吕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熈寧元豐首為公闢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謟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遷畏吏部　六月吕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劉摯特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黄州

蘇轍特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甲申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　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吳安詩落直集賢院監光州鹽酒稅韓川落龍圖閣待制知防州孫升特落集賢院學士知房州

陳瓘尊帝餘言云臣願陛下詔張商英而問之曰宣仁聖烈皇后果有不忠之意乎十有九章上于宣仁者誰言之也致往之義當如之何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大抵周秩五章張商英六章黄履三章翟思劉拯

上官均來之邵井亮采各一章八人共十九章也

丙戌詔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　辛卯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是日三省以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秩言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廟事令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上曰大防何嘗有言今周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進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操甚狂若置之言職朝廷無有安靜之

理其罷絀之　秋七月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内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惇請　三省言前後臣僚上言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

輕詔司馬光吕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陜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訖奏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吕大防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劉摯試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知袁州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鄂州居住劉安世南安軍居住戊午詔司馬光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録修

撰官以下及縻棄渠陽寨人自别依敕處分　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行錢法　九月甲辰黄慶基董敦逸並為監察御史　庚戌三省同進呈考試制科張咸吳儔陳暘三人中第五等推恩上曰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知章等對曰元祐二年復置上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韓忠彦曾布因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闒茸小人陛下以天下公論召汝礪而沮格不行吕升卿

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仕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與忠彦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上曰此固當開陳也　冬十月庚寅常安民為監察御史安民先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熈寧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為非而熈寧元豐為是皆為偏論願陛下

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具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　降呂希純知忻州張商英之自右正言遷左司諫也具奏曰願陛下無忘大臣擅權時願章惇無忘在汝州時願安燾無忘在許昌時願李清臣曾布無忘在河陽時曾布因指陳商英

言願陛下無忘皆臣所不曉上曰商英言事多如此過當耳　十一月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己丑常安民言北都為河朔重鎮旣除呂惠卿為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趣令起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卿過闕請對旣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荅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録院所修先帝實録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熈寧以來政事乞賜重行竄黜上曰史官敢如此誕慢不恭須各與安置詔范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彦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堅責授涪州别駕黔州安置

乙亥紹聖二年春正月丙午楊畏為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畏既叛吕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

復陰附安李而惇亦徐覺其險詐乃命畀出守　黄履言朝廷以趙彦若等修纂先帝實録厚加誣毀皆已竄逐惟監修官吕大防獨得幸免詔吕大防特追奪兩官趙彦若范祖禹陸佃曾肇林希並追奪一官黄庭堅特追一官　詔國子監大學武律學並依元豐七年終以前見行條制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辨　三月丁酉林希權禮部尚書常安民言希章惇之黨為惇謀客由是惇與其黨日毀短安民於上前謂安民力主

元祐意欲為范祖禹等營解　邢恕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夏四月恕入對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韓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分付與个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心同力此豈可得上亦笑之　八月甲申

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朞數及赦恩叙復　九月
范純仁在陳州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
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仰惟陛下每頒赦令斬
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赦宥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
軫恻常俾流離在漢有黨錮之寃於唐有牛李之黨後
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癸卯上批
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
學士知隨州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

且謂純仁同罪未録遂并責之　辛亥大享于明堂

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

言姦狀甚著畀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

部與降監當差遣初安民言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

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非内結中宫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

不早覺悟逐去之他日援引羣姦布滿中外變移是非

陰奪人主之權羽翼已成就欲去之嗟無及矣又為上

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説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吕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吕公著乞斵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禄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

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敕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今權臣恣横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

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
而已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
年董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
例與知軍惇救之乃知上亦初不曾知安民降監當也
冬十月右丞鄭雍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之貶
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恐雍私語
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
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絀　甲戌

守吏部尚書許將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守尚書右丞丙子户部尚書蔡京為翰林學士　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為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不至

戊戌監察御史陳次升為殿中侍御史　蘇州自夏迄秋地震　十二月乙丑詔御史臺六察案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

丙子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

眞定府　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三變詔落寶文閣待制其後以盛陶言移知虢州　戊午詔宜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廟庭　三月辛卯朔内尚書省火壬辰詔罷春宴不御垂拱殿三日　劔南東川地震　丁

宋蔡韜守監察御史　夏五月丙申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伏願陛下博採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以便元元至於無不均不平之患而止則先帝之烈昭然如日月之光明豈不盛歟蔡京言孫諤言役法以為元豐多元祐省元豐重元祐輕則是諤以為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詔孫諤罷左正言差知廣德軍　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

覽請選儒臣著為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　秋七月詔知渭州呂大忠知秦州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語大忠曰曾得大防信否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樸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以告章惇惇既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只令依舊專治一經從之　八月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别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

别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論禁中覔乳母事也　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媢説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下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嘿不啓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虚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　壬子上批皇后孟氏縱慾失德密造奇邪躬禀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宮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

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遺志而行之也　冬十月正字鄧洵武為神宗皇帝正史編修官　壬申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　十二月女眞本名朱里眞番語舌音訛為女眞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後絶不與中國通有堪布者生女真之長師其孫曰英格稱强諸部英格有子曰阿固達有大志契丹壽昌二年即紹聖三年也大國舅帳蕭哈里四郎君嘯聚為盜有衆數千奔女眞結英格為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哈里遣阿固達獻首級餘

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英格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陰懷異志契丹知其為東方患者必此人也

丁丑紹聖四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林希權知貢舉給事中徐鐸起居郎沈銖同知貢舉　庚戌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河南府　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謀同惡相濟亦宜少示懲沮呂公著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叟可特追貶雷州別駕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

得蔭補陳乞恩例　丙寅給事中葉祖洽言近詔中書省書過文字並不迴避臣次覩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為事其不可讀則駁之蓋以廟堂之上議論施設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以其職上聞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惟名實淆亂而給事中職事遂廢詔除特旨書讀不迴避外餘令互書　庚辰詔罷春秋科　三省言司馬光等造為

姦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呂大防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覿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韓川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孫升峽州居住呂陶衡州居住范純禮蔡州居住

趙君錫管勾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馬默單州居住顧
臨饒州居住范純粹均州居住孔武仲池州居住王汾
依前官致仕王致 臣信州居住張耒添差監黄州酒稅
吕希哲和州居住希純金州居住希績依舊光州居住
姚勔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晁補之添差監處州鹽
酒稅賈易添差監海州酒稅務程頤追毁出身放歸田
里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横州編管朱光庭追貶柳州别
駕孫覺追職并兩官及遺表恩澤趙卨追職并兩官及

遺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例杜純追職李周追貶團練副使甲申制文彦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國公　閏二月上批張天説所進書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送開封府取勘後開封府言天説私有景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朝情不可恕特處死　丁亥制韓川特責授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孫升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　中書舍人蹇序辰言知定州韓忠彦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會

姧惡望早賜黜責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黄隱分司南京睦州居住王覿改送袁州居住孔文仲追貶梅州別駕鮮于侁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吴處厚追貶歙州別駕鄭雍特落職知鄭州安燾降授資政　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翰林林希為同知樞密院事惇疑布更引布同知使察之布尋為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左丞許將守中書侍郎右丞蔡卞守

左丞黄履守尚書右丞　詔蘇軾責授瓊州别駕移送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髙州安置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等及第出身釋褐共六百九十人曾布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而不誅殺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資産當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無此義理此奸人附㑹之言不足取天若乃蔡京門客愽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

領之　甲戌幸金明池風甚池浪如山新作龍舟艤於氷心殿東不復可登水嬉等船皆罷　夏四月乙未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咸瓘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

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荅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誰為君子誰為小人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

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熈豐元祐之事辭辯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

惇到闕召瓘為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

愧歎遽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大事記曰國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為備也賜名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資其益於治道百代之龜鑑云耳然人主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寧奸臣請毀唐鑑蘇黃文集又欲毀及此書所幸有御製在也

瓘又嘗為別試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以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揺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説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

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己亥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　四月辛丑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上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

問誰當立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從容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

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王棫為士京作奏上之理由是得罪其後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稱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通　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彦博卒　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州居住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翳不見丙戌三省樞密院同班致詞賀上顧三省曰卿等更當修政事以

進賢退不肖為意曽布曰君子小人有天下公議在誠不難分别惇曰若盡要為君子誰為小人者布曰臣不敢以小人自處若無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　秋七月詔許吕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虔州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本意也　甲子内中遺火　已巳詔罷作北郊𡖖先罷合祭於圜丘乃行　庚午太史奏火入輿鬼主賊在君側宜備之上遣中人召太史詰之對曰讒

慝之人皆賊也唯親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　八月己酉彗星見氐間斜指天市垣光芒約三尺至九月戊辰没上顧問見彗否皆以實對上曰當避朝肆赦以荅天戒魯布言政事有未安刑罰有未當大臣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大臣素所不悅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收用否讒邪不正之人置在要路而大臣素所黨與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斥逐否臣恐未有以稱陛下修省之意也上聞之矍然見於色

布又言陛下方下詔求直言比聞論者已有恐恐士大夫因天變欲動揺政事如此則誰敢言者是月上以星變屢戒大臣以修政事又下詔求言曾布因奏事白上有識之士或有所陳望陛下省覽然其間有奸言聞林布言方天若上書更欲誅戮元祐之人既而聞林自果有此論而御史鄧棐遂以此應詔以掃除異意之人足以應除舊布新之象棐乃卞黨京所薦也林布因進曰陛下寅畏如此未知大臣能奉行聖意否上遽曰不畏

天變豈非章惇　冬十月辛巳朔御邇英閣侍讀蔡京言竊見王安石有日録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熈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畧行修纂進讀上曰宫中自有本朕已詳閲數次矣　邊報言羌人以彗星肆赦罷兵以放散人馬上曰羌人猶畏天變況中國乎　壬寅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絶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惇與卞已不咸恕

即上疏論朋黨　十一月丁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頤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説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頤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頤則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宋賢年譜云謝良佐曰是行乃頤族子公孫與邢恕為之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十二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摰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彗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煆煉不少置已而燾先卒於化州摰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罷　戊戌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為左司諫初章惇蔡卞欲其排元祐臣寮次升首論敕牓反覆又言常立周種鄭居中自此惇卞不説常令太府少卿林顔致恍悃於次升次升對曰次升知守官而已不知其它　甲

辰三省言熈寧年興置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平物價抑兼并元祐一切罷去詔復置市易務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癸酉鄒餘為監察御史邢恕所薦也　二月蔡京等根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　三月辛亥曾布言近聞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軾轍聞其來萬一望

風引決朝廷本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上改容曰甚好乃詔呂升卿差充廣南西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頗

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専媒㜸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施行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宣仁追廢之議由是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

呈摯等事目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　蔡京等奏定驗咸陽民叚義所獻玉璽篆文與秦相李斯篆文合有魚龍鳳鳥之形是古之蟲篆詔令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　詔蘇轍移循州安置　夏四月化州安置梁燾卒　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邢恕罷御史中丞知汝州詔五月朔受傳國寶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五月戊申朔上御大慶殿受傳國寶行朝會禮初章惇謂秦

璽何足貴不過藏天章瑞物庫而已旣而京等專達未嘗關由三省惇等不復敢一言聞者哂之　丙寅詔以六月朔改元為元符曾布以為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　秋七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韓維卒　壬申夜雲霧蔽天地震良久乃止　九月詔王珪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庚戌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

不收叙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壬子宣德郎鄒浩為右正言三省呈浩元祐間所上疏云人才所當急則云自古不乏才國用所當憂則云君子不言利邊備所當修則云在德不在兵皆深中當時議論者之病遂擢授諫職　詔鄭俠追毀出身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　冬十月甲午化州安置范祖禹卒　中書省言元祐元年邢恕上書言熈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

之奸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蠹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　十一月甲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　十二月鄒浩嘗奏論章惇擢登相位於今五年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互應惇雖不動聲氣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所欲來者忠言也由此壅

闕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遠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慱之好惡莫不畢遂慱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其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爕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誕慢相習之風彌扇論其旁招則非趍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陵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横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略不引咎又嘗奏臣觀執政大臣

不務同心同德以稱陛下登用之意且其不和之心既已發於聲形動於天地為水為旱為民物之災矣失今弗圖後必滋甚抑恐四夷聞之必有以輕議中國者此正朝廷所以為今日之急務也

己卯元符二年春正月先是曾布累乞罷上不許既復就職因言章惇作相舉措乖錯不為人所服自士大夫至閭巷小人無不昌言慢罵刑政失當致天下論議如元祐之人罪戾深重者悉已貶竄其間一言之差一向

搜求有何窮盡又如看詳訴理事臣亦嘗言刑部蹔為兩司一則斷刑一則雪罪熙寧得罪之人亦有曾於元豐中得雪理者何獨於元祐中一切不許訴雪事在已往無可言者然其緒餘尚可闊略兼趣令結絕後數日遂諭三省令闊略在下者而三省批旨但云公人軍人百姓更不看詳而已　賜故相王安石宅一區　是月恩州地震　二月已亥石豫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安惇薦也　夏四月丁亥以時雨稍愆疎決在京及河南應

天大名府繫囚　己丑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
部與小處知州先是必按衡州孔平仲糶常平違法就
潭州起獄致死者三人尋又差察訪廣西所為多刻薄
五月庚申孔平仲責授惠州别駕英州安置　戊辰
詔朕因閲元祐臣寮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御史
日一二奏極其奸邪附會權臣詆毁先政可罷職與遠
小監當差遣遂添差監全州塩酒税次升之為御史也
嘗劾章惇奏入不報次升自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首尾

凡四年既罷而惇獨居相位訖元符末乃貶　六月蹇序辰落職降一官知黄州以奉使遼國進拜不如儀等事故也序辰凶慝貫盈人莫敢動摇之者一旦逐去衆論快之　秋七月初邈川諸酋相繼以求内附令孫路駐河州王贍將河州軍兵為先鋒總管王愍將岷州及熙州軍馬策應以撫納邈川諸部是月己未詔下甲子師發河州次安鄉城贍以先鋒自密章渡過河丙寅遂克邈川即日以捷書聞

孫路怒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讒間自此作矣八月王贍已收復邈川城按邈川城係古湟中之地東北控夏國右廂甘凉一帶西接宗哥青塘　九月庚子朔夏國遣使謝罪見于崇政殿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先是内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可當其後皇太后臨朝以瑶華無辜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詔蔣之奇進所奏手詔驗其字畫乃劉友端所書之奇簾前奏曰當時降制用手詔語皆得旨不謂皇太后不知也

時章惇專制納結內侍郝隨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之宫禁事秘人莫得而辨也　賜夏國主乾順詔上謂曾布曰西人未嘗如此遜順布曰元祐中固不論元豐中表章固不遜未嘗如今屈服也　鄒浩上疏曰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

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若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伏望聖慈追停冊禮別選賢族疏奏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浩嘗奏論章惇六罪謂惇在元祐初實與司

馬先同入文字抵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安恐先帝陵土未乾而遽詆以為非邪

閏九月汀州安置孫升卒　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冬十月己亥朔詔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計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甲寅章惇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上笑曰此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遠慮

此天下之福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上深然之　己未种朴戰沒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盆軍沒又遣魏釗討之釗亦敗死自种朴之死熈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者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　十二月叛羌因結連丁零宗羌間遣人伏於章峽隘險中肆行剽刼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棄青唐

元符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不受朝己卯上崩於福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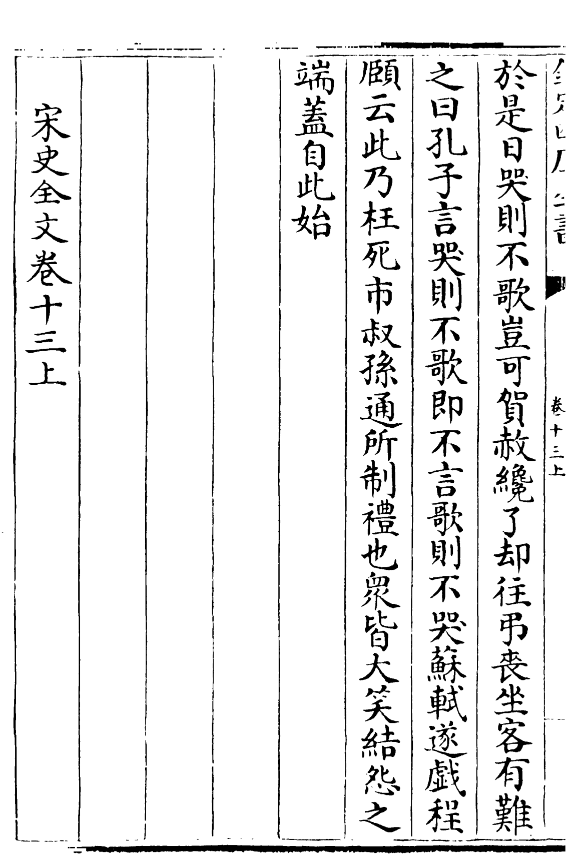
宋史全文卷十三

此天下之福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上深然之　巳未种朴戰没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没又遣魏釗討之釗亦敗死自种朴之死熈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者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　十二月叛羌因結連丁零宗羌間遣人伏於章峽隘險中肆行剽刼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棄青唐

元符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不受朝巳夘上崩於福寧殿

宋史全文卷十三

考之雄才大略 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辯詔追回放罪指揮傅堯俞王巖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戲薄程頤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宋哲宗二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覿言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既以為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　故夏國王秉常以遺

進物遣使來詔其子乾順為夏國王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詔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三人者又各上疏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

庚午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

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宣足以無弊也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臣前歲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臣論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聞之愕然曰若君此言計

將安出臣謂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錢專力於農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熈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光尤以為不可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得弛廢為戒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　辛未傅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光庭未言時何故不言堯俞

與巖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朱光庭彈奏蘇軾
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丙子詔蘇軾所
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
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
知今蘇軾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
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范純仁亦言蘇軾只是臨文
偶失周慮本非有罪　二月詔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
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按累降指揮措置賑濟

詔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　詔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為額　三月甲寅詔輔臣分詣寺觀祈雨　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沖幼權同聽政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宰臣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詔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

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故有是詔

詔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門以一百人為定額程

頤上疏曰臣前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時至簾

下觀講官進説講官有當奏禀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

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勞煩

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

當主上進德次第講説所至如何開益蓋輔導之間有

當奏知之事可以陳説所繫甚大又上疏曰臣近言邇

英漸熟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閒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

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夏四月丙戌交趾遣使入貢　詔文彥博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　庚寅梁燾奏春夏大旱辛卯詔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甲午范純仁言旱暵作沴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伏望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封章並令檢尋擇賢明近臣選官看詳其

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進擬施行又尚書諸曹受天下
四方牒訴奏請文字乞降聖旨並委御史臺諫官給事
中左右司郎官分定點檢抽索事祖行遣子細看詳定
奪丁酉詔差傅堯俞杜紘孫升赴吏部王巖叟孫覽韓
川赴戶部張問上官均赴禮部韓宗道張舜民赴兵部
梁燾范純禮呂陶赴刑部王覿張舜民赴工部點檢自
去年正月至年終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
細看詳其間有執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幷元條刪改其

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絶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鹵莽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用范純仁之言也

己亥内出太皇太后手詔旱暵為虐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王巖叟同中丞傅堯俞入對延和堯俞先奏旱暵由臣等不職太皇太后曰蓋由太皇太后無德干卿等甚事　辛丑雨　壬寅詔在京職事官歲合舉官陞陟者文臣六曹尚書以上各二人侍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

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著為令　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強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大臣指文彦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王巖叟言舜民言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彦博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均韓川皆言舜民不當罷梁燾言望還舜

民售職以盡其效王覿亦以為言俱不報　乙巳徐州布衣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傅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故有是命　傅堯俞王巖叟言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材闒茸性行險邪專於為已有患失之心苟於隨人無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識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上官均言清臣不恊衆論梁燾言清

臣猥暗貪鄙庸懦傾邪戊申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五月巖叟堯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詣臺供職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丁卯劉摯為尚書左丞王存為尚書右丞戊辰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杜純為侍御史呂陶為左司諫賈易為右司諫王巖叟為起居舍人朱光庭為左司員外郎王覿為

右司員外郎孫升差知濟州梁燾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燾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因誚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耻而孫升再劾張問引燾不知羞耻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巖叟光庭韓川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於禁省詬同列升朋附燾宜罷於是巖叟等皆遞遷而升與燾有是命　癸酉胡宗愈為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

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銷因進君子無黨論　六月辛巳朔甲申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　戊子丁騭為右正言騭自行新法即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　趙挺之方蒙趙屼並為監察御史　秋七月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提點河東路刑獄商

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嘗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恱故出之商英簡蘇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孫林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恱出商英　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臣寮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姦讒可罷門下侍郎守本官

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呂公著即上疏言韓維素有時望俟其有請聽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體甲子詔韓維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辭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辭頭不報

乙丑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上官均為比部員外郎

戊辰呂公著復論責韓維事辛未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辛巳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呂陶

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為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爾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 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汚天資憸巧元無鄉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門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

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先談賈易之賢又曰呂陶
補司諫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
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設為
司諫明叔辭去决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推頤之言
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
靜為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羣臣使之相爭鬬
於下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頤赴講
上瘡疹不坐巳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翼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詰問疾上不悅故黜之　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騭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為國勿為朋比　戊申以復洮州俘獲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　九月辛亥豐稷為殿中侍御史　庚申王覿奏蘇軾程頤由緣小忿寖結仇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

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於大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為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説大槩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説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牓朝堂明示以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宫中别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輙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

要語共一百叚進呈庶便於省覽它日三省奏事畢宣諭公著曰所進尚書論語等要義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冬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御史文章論易唯謟事程頤黙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故有是責　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陛下試取近來言者章疏容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

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予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予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燾及易者予臣願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懈公議以消姦黨　甲辰泉州增置市船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　丁未范祖禹乞於邇英閣復張掛仁宗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十一月庚申以鬼章入獻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

自贖鬼章服從釋縛　壬戌李常轉對陳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户富安下户空匱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則出力為宜輙釆差助二法隨上下所宜條叙梗概若便民而可久也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乞詔史官釆新唐書中人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已意

反復言之　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再令開封府閲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丙午趙挺之奏蘇軾輕薄虚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横揣摩之説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詔以春寒展給貴薪炭限十有五日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闕額禁軍穀五十餘

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

王覿奏蘇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即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甲戌疎決在京及府界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杖釋之以久陰不解也　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覿進對宣諭曰久陰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對曰陛下賜錢糶米分賣芻炭都民甚幸

唯河北京東災傷猶須多方賑濟曰已一一有指揮宗愈覬曰聞二聖焦勞上元禁中不曾用樂上元不御樓亦未嘗燕會　二月詔自今朝散中散正議光禄金紫光禄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二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為四資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為八資應今官已及此者悉加之　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

之至欲重行編竄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　張行者遂寧人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於助則未能盡

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為免役其慮深矣又言臣恐議者以為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勵以聞行乃止　己丑左司諫豐稷為國子司業揚王顥荊王頵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稷獨奏劾以謂近屬奢侈官吏奉承宜皆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徙他官　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　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臣等伏

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伏見恩牓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牓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伏乞特奏名舉人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立選限　劉安世言自去歲已後屢罷言事之官往往竊

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又言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伏覩朝廷命令變易頻數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恊訪博極利病廣覽詳擇

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煩瀆以應故事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試進士已巳賜進士李常寧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諸科明經七十有三人各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　甲戌增賜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夏四月辛巳右僕射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

大防為左僕射范純仁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於内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内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亦不關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爾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内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

院　壬午孫固守門下侍郎劉摯守中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安燾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胡宗愈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趙瞻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韓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　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禄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

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五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王覿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内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龔日吕公著言今來若止為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必未恊衆情未敢行下後二日公著與大防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

意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所有先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簽書監察御史趙挺之言王覿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覿任職皆為覿賀楊康國奏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覿皆緣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御史伏望追寢罷覿

之命　六月劉安世言臣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汙下毀滅廉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乞特行罷免

秋七月庚戌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　壬戌詔應大臣奏舉舘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闢儒舘以育人材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縁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又言今陛下過聽

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為更張弊原尚在欲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　八月庚子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不廢祖宗之法　中書舍人曾肇言七月内批錢玨特

差勾當牛羊司八月內批劉言特添差勾當翰林司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絶請謁裁抑恩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謹并録上仁宗朝縁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為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　九月戊申蘇軾言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輙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

因進言水旱雖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　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已賜悰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勑命未敢抵授以祗為抵以受為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　冬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蓋事省則可以省吏吏省則可以省祿祿省則可以省費以今天下之事

其煩簡多寡蓋無以異於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願朝廷參考古制以救今弊　十一月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為捷徑容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寮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　十二月甲午鄆州州學教授周穜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蘇軾言也安世言伏見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穜以疏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覬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

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謹自劾以待罪　閏十二月詔頒元祐敕令格式　范鎮卒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鍾十二鑄鍾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巢笙和笙各二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竒并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寺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　戶

部尚書韓忠彦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録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敕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伏貼黄乞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已約及二十餘萬貫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粮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無禄

為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　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太妃準此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諫韓川為集賢校理權發遣肆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　己亥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

著卒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茍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壬戌御邇英殿召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為吏

有德康對曰臯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強而毅之類是也先是上恭黙未言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德音因欲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

己巳知鄧州蔡確為觀文殿大學士餘如故三月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邇英要覽為

名　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後凡十八次疏論列胡宗愈罪狀未覩施行又以狀申三省乞將所奏請付外施行已卯尚書右丞胡宗愈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詳定製造水運渾儀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　劉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　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旣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

乞一郡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禄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　辛卯午時有流星出自東北方向西北方急流至濁没

夏四月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遂除杭州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故壬人畏憚為之銷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　戊申詔應進士不兼試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外增治一經增試一場論語孟子分兩場試　壬子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

夏中登車蓋亭絶句十篇内二篇譏訕尤甚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没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譏訕朝廷情理切害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蔡確不思於它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言海

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仙傳此乃時運之大變不知確吟詩託意如何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乃令委知州錢景陽繳進蔡確元題詩本

戊午禮部言經義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即不得

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辭理優長之人從之　丙寅詔兖州至聖文宣王廟置教授一員　五月辛未著作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

無不正若皇帝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它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　癸酉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盛陶為太常少卿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司諫吳安詩論肇教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奸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左遷

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

丙戌蔡確既責梁燾吳安詩劉安世以為責輕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

容伏乞處以典刑重行竄謫獨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純仁上疏云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别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政恐亦不免耳　李

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為諫官所攻也彭汝礪依前朝奏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并不草確與盛陶等責詞故黜之曾肇為寶文閣待制知潁州亦坐諫官有言也　是日詔丁憂人邢恕候服闋日落直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詔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為它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

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恱會吳處厚奏確詩燾因是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巳諾之矣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

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怨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梁燾言范純仁無愛君報國之誠有挾邪朋奸之跡近者蔡確怨望作詩乃出死力以主張文奸言以辨解劉安世言范純仁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顯助奸慝極力救解吳安詩言王存亦嘗助純仁救蔡確今純仁理當黜罷王存亦不可獨免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純仁依前官為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王存為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諫官言

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又曰王存殊無執守前日為范純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確

邵伯温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一呉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

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邉境之亂悲夫

丙午翰林學士許將為尚書右丞户部尚書韓忠彦為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為同知樞密院事蘇轍為吏部侍郎後三日改翰林學士　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事安燾以母喪去位　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劉安世等言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伏望

取今日已前應干常平敕令專委戶部刪為一書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錢取糴亦恐未廣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　仁宗嘗出錢一百萬以助常平糴本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　八月壬寅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四善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為中餘為下次月申

監司類聚每半年一次同行審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為優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撫使鈐轄不考察外其餘並委監司依此考察從之

詔郡縣考課優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梁燾請也

已未詔輔臣分詣諸宫寺祈晴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天下　劉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謹嚴考績之制甚詳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

而亦按治諸路也欲望以天下諸路分隷六察間遣巡
行按其功罪　冬十月戊申蘇轍奏神宗皇帝御製集
九十卷詔於寶文閣收藏　癸丑上御邇英閣召講讀
官講三朝寶訓終侍讀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
法祖宗臣等不能發明上資聖鑒上遣内臣宣答曰祖
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終篇悉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
十二月壬申給事中范祖禹言臣今領工房伏見朝
廷應副修河司須索功費漸大枉費財力有害無利因

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條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條

先是梁燾劉安世進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於是燾安世共奏吏部尚書傅堯俞素有德行衆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體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奸人李定爲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伏望聖慈早賜詢考　癸未孫固爲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劉摯爲守門下侍郎傅堯俞爲守中書侍郎　知杭州蘇軾言浙西

艱食無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絶少深恐來年必有飢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又作飦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

而水無幾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以茆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之蘇公堤　十二月劉安世言臣前月末聞權罷講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乃謂陛下稍疎

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先是范祖禹上疏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又上疏太皇太后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詰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要乃先

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宮家常在老身榻前閤內寢處宜無此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其後章惇為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攷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宋哲宗三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范祖禹言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今有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奸邪畏之若召維以經筵之職物論必大以為愜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頌博文強識詳練國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彈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

其三曰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内忠義許國遇事敢言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録輔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謹静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　二月丁酉詔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宜權罷修黄河從梁燾朱光庭之言也初范純仁既罷相知潁昌聞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來

間妄作者紛然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為契丹所并時不可失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更恐變改不定范百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却聞復興回河之役更望聖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疏奏主河議者不悅遂寢而不行後十餘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前日范純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體難從已鑿改矣太皇太后曰純仁

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 壬寅邇英閣講畢
無逸篇詔詳録所講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别進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庚
戌潞國公文彦博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
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三月丙寅朔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卒壬申左丞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右光禄
大夫守尚書左丞 己卯鄧伯温為翰林學士承旨王
巖叟封還詞頭詔以次舍人鄭雍撰詞既而給事中鄭

穆再封還告命不聽巖叟竟徙官　范百祿兼侍讀百祿言分別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如導人主以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拒諫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恭儉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安民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則為奸邪導人主以進君子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則為奸邪推此事類以

觀人情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　辛卯楊畏為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名除授　甲午梁燾言竊聞尚書省人吏任永壽等四人連黨為私濫冒恩典竊以左右司之職掌付十有二司之事近者人吏違條冒賞事由都司而後下曾無舉正罪孰甚焉今若置而不問何以儆飭慢官竊恐諸司綱紀寖以不舉又言臣近論奏尚書省都司壞陛下之法廢陛下之令使法

制不專於人主詔令不信於朝廷罪惡顯明中外憤鬱若不明行典憲何以肅正紀綱都司者所以按覈六曹二十四司之稽違都司廢法則六曹廢法六曹廢法則百司廢法百司廢法則四方郡縣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為國乎　夏四月甲辰宰臣呂大防等為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詔荅不允蘇轍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不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詔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饍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

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闕下臨庶政猶冀嘉言之上聞五月壬申雨　詔差役法内有未備事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以為輪差不足亦已過矣願陛下特奮

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　庚寅梁燾權戶部尚書劉安世為中書舍人燾安世並以乞罷鄧伯温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　范祖禹留對言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丁酉司馬康為左司諫上官均為殿中侍御史
蘇轍言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經
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職窺伺便利規求復進動
揺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
説雜進於朝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薫蕕共器久當遺
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
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
后頗惑之故轍言此退復上疏曰若使邪正並進皆得

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為象三陽在内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而不悦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

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 始中書門下後省準詔同詳定六曹條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今左選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禄吏通賄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今行重法給重禄賄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不加多

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中孚之言為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别將詳定任永壽本非三省吏也為人精悍而猾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於尚書省刱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

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内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永壽見録黄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録黄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額事尋畢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即以立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

言永壽等冐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禄事終未能决蘇轍時爲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極難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八月癸巳朔劉摯之爲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吕大防議稍不合士大夫趍利者交鬬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及

摰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言事者詆摰摰尋罷朋黨之論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　癸卯劉摰言昨鄧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興以至罷三四臺諫今來温伯久已就職梁燾等已别與差遣理合寧帖然而中外人情依舊未安蓋縁昨來言者詆破温伯實王安石黨人故進退之際朋類甚衆才見温伯就職便謂朝廷有意動揺政事見燾等罷言職便謂踈薄諫諍温伯雖别無罪狀而其進退之間所繫亦不為小陛下何惜一暫輟温

伯選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動則衆人自安衆人既定則温伯便可復召則兩皆無嫌各得安處　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閒之燕以備觀覽從之　庚戌梁燾朱光庭累乞外任劉安世乞宫觀詔以燾知鄭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書舍人安世言臣論列温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更被褒遷得罪清議安世固不受於是安世與梁燾朱光庭同出

燾光庭所以乞外皆為鄧温伯故也　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九月壬午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讀書講寶訓召宰臣執政講讀記注官各賜御書詩一首上親書姓名於其後　冬十月癸巳詔罷都提舉修河司是日詔導河水入汴　己酉徐君平虞策並為監察御史蘇轍鄧温伯薦也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己巳命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百禄權知貢舉顧臨孔武仲同權知貢舉　二月辛卯劉

摯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權知開封府王巖叟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癸巳御史中丞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吏部尚書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尋有詔復召朱光庭為給事中劉安世為中書舍人及除蘇軾吏部尚書　丁未左司諫楊康國奏臣累彈蘇轍不可為執政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轍兄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為美麗浮侈艷

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　辛亥王巖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巖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改更務合人心願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説與官家因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為要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太皇太后甚然之又進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以告陛下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　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吕大防奏

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從之　癸亥進

神宗皇帝實録上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吕大防於簾前

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　壬午御集英殿賜進

士馬涓以下及第總六百有二人癸未賜武舉進士賈

君文等二十三人　賈易為侍御史安鼎為監察御史

姚勔為右正言　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黄庭堅所為

輕翾浮豔素無士行詔庭堅行著作佐郎　夏四月辛

卯詔罷今歲幸金明瓊林苑先是吕大防請為賞花釣魚之會有詔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衆皆竦服　壬辰吕大防劉摯奏危等論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釋失仁宗旨意蓋聖意以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萬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况邪佞小人乎　乙未詔復置通禮科　辛亥禮部言每歲宴賞共合用羊乳房約四百五

十餘斤請依羊羔例罷供以它物代從之　癸丑楊畏為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云　太皇太后諭三省曰五月日食可降詔罷朝會五月巳未朔太史言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數　秋七月侍御史賈易言臣竊以天下大勢有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謫見不與焉一曰上下相

蒙而毁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　已已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説范祖禹封還録黄奏曰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䘏帝曰聞所損殊少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憲宗元和

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害李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悦上意爾帝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賦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

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為處畫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乙酉蘇軾言賈易欲求臣罪只如浙西水災臣累次論奏蒙採納施行而易扇摇安鼎楊畏以為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若非范祖禹鄭雍姚勔因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不敢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盜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　賈易言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者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

斥於外其兄軾旣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後於策題又形譏毁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為軾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戸顔章兄弟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煕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

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虐使捍江廂卒築為長堤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別疏宰臣執政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揺動朝廷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三日以本官知壽州 壬辰蘇軾知潁州先是御史中丞趙

君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喜幸乞正典刑賈易相繼言之於是蘇軾言近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又王適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親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無一言乎不謂觸忤君錫遂至於此八月乙未趙君錫為吏部侍郎賈易初論

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太皇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韓忠彦問趙君錫賈易罷豈非為言蘇軾否曰是也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云軾別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　鄭雍為御史中丞右正言姚勔為左正言監察御史虞策為右正言　甲寅宰臣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邇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議論欲寫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

之詔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王巖叟言秋氣已凉陛下間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隂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　上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後隨仕四方無常師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閒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上稱歎久之又嘗因對

論取士對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採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沉滯之歎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上曰甚好上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其上不以

一身自便為心上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上領之　九月癸己御集英殿試制科舉人　冬十月丙寅邇英讀寶訓至節費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　庚午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禄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或謂吕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　癸酉鄭雍楊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雍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槪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姚勔八奏並言摯朋黨不公虞策四奏言

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王巖叟奏劉摯以人言避位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一時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退棄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奸為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

辛巳上諭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為它日計初邢

恕赴貶所舟行過京師摰與恕故相善因以簡別摰摰答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數有求於摰弗得怨之亟取摰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者方彈劾摰乃解釋簡語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摰覬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言摰嘗館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　癸未王巖叟言臣之區區不為一劉摰蘇轍為陛下惜腹心之人耳宣諭曰樞密之言是也固亦不深罪摰為摰垂簾之初有功巖

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聞楊畏乃呂惠卿面上人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路耳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壬辰給事中朱光庭知亳州初劉摯罷相麻制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於是光庭與摯相繼俱罷　詔新歷以元佑觀天歷為名　辛丑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

惜不至宰相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馬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　已酉董敦逸黄慶基並為監察御史　十二月戊辰是夕開封府火　吕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變見果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執政大臣同修政事

壬申元祐七年春二月乙丑詔編修樞密院條例官就

三月甲申朔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吕大防奏曰自鈔法之行一則人戶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輦之勞五則運塩減脚乘之費實於官私為利上甚善之王巖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它事則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丁亥三省進呈程頥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

太皇太后不許乃以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講義曰嘗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爲難辨也蓋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黨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則辨之也難且我朝冠丁之黨爲冠者皆君子爲丁者皆小人吕范之黨爲范者皆君子爲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不難辨也而元

祐之所謂黨者何人哉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曰朔黨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軋此小人得以有辭於君子也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愚謂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然熙寧君子之過小元祐君子之過大熙寧之爭新法猶出於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也

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　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參宿度中犯厠太史言主有暴兵米貴晉分兵災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太史言主邊兵動今年正月隨天運行入濁不見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稍伏　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場限

字條制已得旨策過二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為長賦幾千言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善為怪僻句得歐陽脩革去而其風復雅但繫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澆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理詔賦論過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準此　范祖禹言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趙彦若博學

多文詳練故事鄭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講讀官有闕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頥本末别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説明白吕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吕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吴師仁自爲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又奏程頥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與頥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頥草茅之人一旦入朝未習

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
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執
政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
之執政諭旨祖禹乃不敢復請　五月董敦逸言程頤
怨躁輕狂惑衆慢上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秘閣差管
勾崇福宫頤表言請歸田里詔不許旣有崇福之命頤
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丙午王巖

叟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楊畏言嚴叟天資至險彊愎循情父子豫政貨賂公行黄慶基言嚴叟廢法徇私彊狠自用父荀龍子横交通貨賄　弄威福而嚴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　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般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從蘇軾之言也　辛酉吕大防為右光禄大夫蘇頌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守門下侍郎韓忠彦知樞密院事范百禄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守

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為尚書右丞權戶部尚書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戊辰李之純為御史中丞楊畏為侍御史　詔太廟復用牙盤食　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至王沿論引漳水灌溉王軫以為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沿軫所論孰長是何説可行臨曰沿説可行它日右僕射呂大防進曰臣側聞顧臨讀寶訓引漳河灌溉事臣謂大抵河渠利害最為難明如本朝黃河持議者有三説一曰迴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本朝

有二股河分流水勢粗免河患後因閉塞一股併入一股合流遂至决溢分水之利從可知矣今為四堤二河分減水勢實為大利　九月先是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范汝礪曽肇王覿豐稷劉安世孔武仲陳軒歐陽棐韓治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皇帝即位以來未曽親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者大防等曰今蒙聖諭正如衆議欲依此令學士院

降詔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再震　戊午來之邵為
監察御史　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
祖配禮畢終日和燠翼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　十二
月辛亥范祖禹言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
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
心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
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

顧祖禹尋采集仁宗聖政三百七十事編録成書名曰

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别駕新州安置蔡確

卒　丁亥上御邇英閣講禮記讀寳訓顧臨讀至漢武

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

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徳音未始不

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

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宫闈多不肅本朝宫禁嚴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華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宫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

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逺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　二月崇政殿説書吕希哲為右司諫希哲固辭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之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故希哲云爾　三月壬午詔蘇頌累乞解機政可依所請以大學士留京師己丑黄慶

基言前日陛下罷黜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輩而洛黨稍衰然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矣　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臣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惟陛下戒之重之側身修德以銷大異　辛卯范百禄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　夏四月丁巳詔令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

例施行　五月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上言臣等備員講讀伏見唐宰相陸贄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罷坐言尚書蘇轍蘇軾不當也壬辰三省同進呈

於是大防轍等奏曰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葢事理當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毀謗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帝為詞非唯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於是得旨敦逸慶基

並與知軍差遣　六月戊午左丞梁燾充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訪人材燾曰人材可大任者聖主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則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且圖仍舊人有人望者尋出知潁昌臨行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　己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遽命以為相賞罰未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

頤闇狠不才皆不聽或曰畏與蘇轍皆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畏私意故復自外召范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呂中曰羣而不黨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黨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異已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爭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議蘇轍與大防爭眾確之事范純仁又與劉安世爭非君子之爭乎易事而難説君子之道也司馬光悦於蔡京蘇公悦於楊畏非君子之説乎凡是數者皆以君子無以自别於小人故始為小人所悦終為小人所陷其極至於為小人所汙不能自辨矣人皆謂元祐之失在於分别之太過惟朱文公謂元祐之失正在

於決擇之未精此未親政之時小人之勢已足以勝君子況於已親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皇太后宣諭曰公父仲淹在章獻明肅垂簾時唯勸章獻明肅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唯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　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吕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彦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閤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

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寛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説破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此乃宋室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謹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以清朝廷裁抑僥倖以肅宮禁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

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

之此等旣上誤先帝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與祖禹約皆上章論列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願附名止於臣字下加等字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公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今陛下親

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揺而懐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　冬十月呂陶言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

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辨與不辨也　呂希純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論不可不察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沉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為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者必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復二者必謂陛下宜獨攬權綱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謂向來遷責者當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　十一月樞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三省

但將有過犯馮景黃某二人見持服劉瑗李㲄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蘇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深以為非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內侍省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靖方帶御器械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上曰只為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眾心驚疑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從善

如流莫不相慶　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外民庶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不報遂請對劄子言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幸頼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滿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

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也而内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葢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召用内臣指揮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祖禹既讀劄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謂陛下有此政事

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臣乞攜此章付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　先是呂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擢遷畏為禮部侍郎　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多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

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

甲戌紹聖元年正月戊子鄧温伯權知貢舉范祖禹王覿虞策同權知貢舉　二月丁未守戸部尚書李清臣守中書侍郎守兵部尚書鄧温伯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　伴送北使張元方還言相滑等州饑民衆多倉廩空虚蘇轍見范純仁鄭雍議曰此事豈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轍曰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作

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王旦謂沆曰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憂也純仁曰善及對純仁具奏上曰為之奈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粮萬石與之又京城賑濟應用備糧然省倉軍粮才有二年五箇月備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嘗以為意

重節浮費令三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　三月壬申朔日蝕雲霧不辨　癸酉上批新知陳州蔡卞為中書舍人　乙亥呂大防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國日久羣怨交歸馬及宣仁始祔廟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次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　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而役法

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必焉李清臣之詞也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以下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荅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為之首　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願陛下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擢任

曩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不報轍又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日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上固不悦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蘖之詔以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　夏四月甲辰蔡卞同修國史翟思為左司諫上官均為左正言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

北西路提刑改江西運副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
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
疏論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風俗大志
未集神靈在天宣仁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
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
洛異黨秦汶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
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架造謂之五鬼誰
何門戶謂之約闊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

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減門蹬走馬蹬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厲揭之朝堂風示四方　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上曰止用元豐法而減去寛剩錢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純仁曰四方各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上曰令戶部議之　庚戌曾布為翰林學士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　壬子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

誥詞語涉譏訕來之邵言軾凡作文字譏斥先朝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　范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陜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官有缺蓋上欲以祖禹代蘇轍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故求出乃有是命　詔王安石配享神宗　壬戌章惇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詞略曰方政令出於簾幃操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

憚強禦　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　曾布修神宗正史　朱勃言應選人歷任通及三考以上方許奏舉改官從之　丁卯中書省言推行差役民間苦於差擾詔府界諸路役色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鄧温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舊名從之　閏四月辛未朔監察御史郭知章為殿中侍御史壬申陸師閔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提舉常平等事井亮采請罷十科舉士法從之翟思言先帝正史將以

傳示萬世訪聞秉筆之臣多刋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
應姦人誣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别起文請降旨取
日歴時政記與今實録參對從之　甲申安燾為門下
侍郎　乙酉吕惠卿知蘇州　虞策請復置天下義倉
每畆税一石出米五升自來年為始專充賑濟　詔蘇
軾合叙復日未得與叙復　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税
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丙申詔惇提舉修神宗皇帝實
録國史　黄履為御史中丞　五月甲辰詔進士罷試

詩賦專治經術三省勘會今來旣純用經術取士其應用文詞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戒諭之類在先朝亦嘗留意未及詔科詔别立宏詞一科每科場後許進士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　甲寅郭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扼西戎之咽喉元祐初用事之臣委西塞而棄之外示以弱寔生戎心乞檢閱議臣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　己未楊畏為吏部侍郎初吕大防旣

超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有張擴者惇妻之姪也畏見擴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為公闢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謟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遷畏吏部　六月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劉摯特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

蘇轍特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甲申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　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吳安詩落直集賢院監光州鹽酒稅韓川落龍圖閣待制知防州孫升特落集賢院學士知房州

陳瓘尊帝餘言云臣願陛下詔張商英而問之曰宣仁聖烈皇后果有不忠之意乎十有九章上于宣仁者誰言之也致往之義當如之何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大抵周秩五章張商英六章黄履三章翟思劉拯

上官均來之邵井亮采各一章八人共十九章也

丙戌詔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　辛卯周秩言事失當罷監察御史差權知廣德軍是日三省以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秩言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廟事令呂大防如何任得所以求去上曰大防何嘗有言今周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進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操甚狂若置之言職朝廷無有安靜之

理其罷絀之　秋七月張商英言吕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吕大防蘇轍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　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毁訕先帝變亂法度内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惇請　三省言前後臣僚上言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刑及吕大防等罪大罰

輕詔司馬光吕公著各追所贈官並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陜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訖奏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吕大防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劉摯試光禄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知袁州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鄂州居住劉安世南安軍居住戊午詔司馬光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録修

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别依赦處分　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行錢法　九月甲辰黄慶基董敦逸並為監察御史　庚戌三省同進呈考試制科張咸吴儔陳晹三人中第五等推恩上曰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知章等對曰元祐二年復置上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　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韓忠彦曾布因言章惇秉政以來所引皆闒茸小人陛下以天下公論召汝礪而沮格不行吕升卿

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仕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與忠彦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上曰此固當開陳也　冬十月庚寅常安民為監察御史安民先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為非而熙寧元豐為是皆為偏論願陛下

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具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　降呂希純知忻州張商英之自右正言遷左司諫也具奏曰願陛下無忘大臣擅權時願章惇無忘在汝州時願安燾無忘在許昌時願李清臣曾布無忘在河陽時曾布因指陳商英

言願陛下無忘皆臣所不曉上曰商英言事多如此過當耳　十一月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己丑常安民言北都為河朔重鎮既除呂惠卿為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趣令起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卿過闕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荅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實録院所修先
帝實録類多附會姦言詆斥熈寧以來政事乞賜重行
竄黜上曰史官敢如此誕慢不恭須各與安置詔范祖
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彦若責授安逺
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堅責授涪州别駕黔州安
置
乙亥紹聖二年春正月丙午楊畏為寶文閣待制知成
德軍畏旣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

復陰附安李而惇亦徐覺其險詐乃命畏出守　黄履言朝廷以趙彦若等修纂先帝實録厚加誣毀皆已竄逐惟監修官吕大防獨得幸免詔吕大防特追奪兩官趙彦若范祖禹陸佃曾肇林希並追奪一官黄庭堅特追一官　詔國子監大學武律學並依元豐七年終以前見行條制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辨　三月丁酉林希權禮部尚書常安民言希章惇之黨為惇謀客由是惇與其黨日毀短安民於上前謂安民力主

元祐意欲為范祖禹等營解　邢恕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夏四月恕入對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分付與个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恊心同力此豈可得上亦笑之　八月甲申

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朞數及赦恩叙復　九月
范純仁在陳州齋戒上奏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
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仰惟陛下每頒赦令斬
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赦宥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
軫惻常俾流離在漢有黨錮之冤於唐有牛李之黨後
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癸卯上批
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
學士知隨州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

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　辛亥大享于明堂

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薦致人

言姦狀甚著畀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

部與降監當差遣初安民言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

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

不早覺悟逐去之他日援引羣姦布滿中外變移是非

陰奪人主之權羽翼已成就欲去之嗟無及矣又為上

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禄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

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惑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忌嫉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敕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今權臣恣横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奬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

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惇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董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惇救之乃知上亦初不曾知安民降監當也

冬十月右丞鄭雍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絀　甲戌

守吏部尚書許將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守尚書右丞丙子戸部尚書蔡京為翰林學士　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為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不至

戊戌監察御史陳次升為殿中侍御史　蘇州自夏迄秋地震　十二月乙丑詔御史臺六察案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

丙子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彦除觀文殿學士知

眞定府　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茍容天下謂之三變詔落寶文閣待制其後以盛陶言移知虢州　戊午詔宜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廟庭　三月辛卯朔内尚書省火壬辰詔罷春宴不御垂拱殿三日　劒南東川地震　丁

宋蔡韜守監察御史　夏五月丙申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伏願陛下博採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以便元元至於無不均不平之患而止則先帝之烈昭然如日月之光明豈不盛歟蔡京言孫諤言役法以為元豐多元祐省元豐重元祐輕則是諤以為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詔孫諤罷左正言差知廣德軍　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

覽請選儒臣著為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修　秋七月詔知渭州呂大忠知秦州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語大忠曰曾得大防信否有書再三説與且將息恐耐大防樸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以告章惇惇旣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　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只令依舊專治一經從之　八月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

别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論禁中覔乳母事也　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説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下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已出而卞噤不啓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虚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　壬子上批皇后孟氏縱慾失德密造奇邪躬禀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宮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

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遺志而行之也　冬十月正字鄧洵武為神宗皇帝正史編修官　壬申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　十二月女眞本名朱里眞番語舌音訛為女眞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後絶不與中國通有堪布者生女眞之長帥其孫曰英格稱強諸部英格有子曰阿固達有大志契丹壽昌二年即紹聖三年也大國舅帳蕭哈里四郎君嘯聚為盜有衆數千奔女眞結英格為亂因命英格圖之英格斬哈里遣阿固達獻首級餘

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英格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陰懷異志契丹知其為東方患者必此人也

丁丑紹聖四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林希權知貢舉給事中徐鐸起居郎沈銖同知貢舉　庚戌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河南府　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吕公著唱為姦謀同惡相濟亦宜少示懲沮吕公著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叟可特追貶雷州别駕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

得廕補陳乞恩例　丙寅給事中葉祖洽言近詔中書省書過文字並不迴避臣次覩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為事其不可讀則駁之蓋以廟堂之上議論施設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以其職上聞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又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惟名實淆亂而給事中職事遂廢詔除特旨書讀不迴避外餘令互書　庚辰詔罷春秋科　三省言司馬光等造為

姦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呂大防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覿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韓川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孫升峽州居住呂陶衡州居住范純禮蔡州居住

趙君錫管勾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馬默單州居住顧臨饒州居住范純粹均州居住孔武仲池州居住王汾依前官致仕王致　臣信州居住張耒添差監黄州酒稅呂希哲和州居住希純金州居住希績依舊光州居住姚勔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晁補之添差監處州鹽酒稅賈易添差監海州酒稅務程頤追毁出身放歸田里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横州編管朱光庭追貶柳州别駕孫覺追職并兩官及遺表恩澤趙卨追職并兩官及

遺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例杜純追職李周追貶團練副使甲申制文彥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國公　閏二月上批張天説所進書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送開封府取勘後開封府言天説私有景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朝情不可恕特處死　丁亥制韓川特責授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孫升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　中書舍人蹇序辰言知定州韓忠彥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會

姧惡望早賜黜責　詔上清儲祥宫御篆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宜差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黄隱分司南京睦州居住王覿改送衮州居住孔文仲追貶梅州别駕鮮于侁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吴處厚追貶歙州别駕鄭雍特落職知鄭州安燾降授資政　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翰林林布為同知樞密院事惇疑布更引布同知使察之布尋為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　左丞許將守中書侍郎右丞蔡卞守

左丞黄履守尚書右丞　詔蘇軾責授瓊州别駕移送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送髙州安置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等及第出身釋褐共六百九十人𪧐布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而不誅殺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資産當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無此義理此奸人附會之言不足取天若乃蔡京門客愽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

領之　甲戌幸金明池風甚池浪如山新作龍舟艤於氷心殿東不復可登水嬉等船皆罷　夏四月乙未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咸瓘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

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荅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誰為君子誰為小人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

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熈豐元祐之事辯辯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别

惇到闕召瓘為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卞方議毁資治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

愧歎遽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大事記曰國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為備也賜名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資其益於治道百代之龜鑑云耳然人主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寧奸臣請毀唐鑑蘇黄文集又欲毀及此書所幸有御製在也

瓘又嘗為別試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以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揺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説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

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己亥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　四月辛丑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户參軍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户參軍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上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黄履

問誰當立者曾布林布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内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從容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

知否士京曰不知怒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王棫為士京作奏上之理由是得罪其後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稱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通　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　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州居住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翳不見丙戌三省樞密院同班致詞賀上顧三省曰卿等更當修政事以

進賢退不肖為意曾布曰君子小人有天下公議在誠不難分别惇曰若盡要為君子誰為小人者布曰臣不敢以小人自處若無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　秋七月詔許吕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虔州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本意也　甲子内中遺火　已巳詔罷作北郊竢先罷合祭於圜丘乃行　庚午太史奏火入輿鬼主賊在君側宜備之上遣中人召太史詰之對曰讒

慝之人皆賊也唯親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　八月己酉彗星見氐閒斜指天市垣光芒約三尺至九月戊辰没上顧問見彗否皆以實對上曰當避朝肆赦以荅天戒魯布言政事有未安刑罰有未當大臣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大臣素所不悦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收用否讒邪不正之人置在要路而大臣素所黨與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斥逐否臣恐未有以稱陛下修省之意也上聞之矍然見於色

布又言陛下方下詔求直言比聞論者已有恐恐士大夫因天變欲動搖政事如此則誰敢言者是月上以星變屢戒大臣以修政事又下詔求言曾布因奏事白上有識之士或有所陳望陛下省覽然其間有奸言聞林布言方天若上書更欲誅戮元祐之人既而聞林自果有此論而御史鄧棐遂以此應詔以掃除異意之人足以應除舊布新之象棐乃卞黨京所薦也林布因進曰陛下寅畏如此未知大臣能奉行聖意否上遽曰不畏

天變豈非章惇　冬十月辛巳朔御邇英閣侍讀蔡京言竊見王安石有日録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熈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畧行修纂進讀上曰宫中自有本朕已詳閲數次矣　邊報言羌人以彗星肆赦罷兵以放散人馬上曰羌人猶畏天變況中國乎　壬寅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絶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惇與卞已不咸恕

即上疏論朋黨　十一月丁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頤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説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頤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頤則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宋賢年譜云謝良佐曰是行乃頤族子公孫與邢恕為之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十二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彗星變上怒稍怠然京惇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燾先卒於化州摯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罷　戊戌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為左司諫初章惇蔡卞欲其排元祐臣寮次升首論敕牓反覆又言常立周種鄭居中自此惇卞不說常令太府少卿林顏致恛於次升次升對曰次升知守官而已不知其它　甲

辰三省言熈寧年興置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平物價抑兼并元祐一切罷去詔復置市易務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癸酉鄒餘為監察御史邢恕所薦也　二月蔡京等根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　三月辛亥曾布言近聞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讐軾轍聞其來萬一望

風引决朝廷本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上改容曰甚好乃詔吕升卿差充廣南西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吕公著司馬光又責吕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頗

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專媒蘖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施行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宣仁追廢之議由是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

呈摯等事目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　蔡京等奏定驗咸陽民叚義所獻玉璽篆文與秦相李斯篆文合有魚龍鳳鳥之形是古之蟲篆詔令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　詔蘇轍移循州安置　夏四月化州安置梁燾卒　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邢恕罷御史中丞知汝州　詔五月朔受傳國寶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五月戊申朔上御大慶殿受傳國寶行朝會禮初章惇謂秦

璽何足貴不過藏天章瑞物庫而已既而京等專達未

嘗關由三省悖等不復敢一言聞者哂之　丙寅詔以

六月朔改元為元符會布以為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

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　秋七

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

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韓維

卒　壬申夜雲霧蔽天地震良久乃止　九月詔王珪

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庚戌横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

不收叙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壬子宣德郎鄒浩為右正言三省呈浩元祐間所上

疏云人才所當急則云自古不乏才國用所當憂則云

君子不言利邊備所當修則云在德不在兵皆深中當

時議論者之病遂擢授諫職　詔鄭俠追毀出身除名

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　冬十月甲午化州安置范祖

禹卒　中書省言元祐元年邢恕上書言熙寧初王安

石呂惠卿用事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

之奸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蠹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　十一月甲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　十二月鄒浩嘗奏論章惇擢登相位於今五年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互應惇雖不動聲氣而事已倐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所欲來者忠言也由此壅

闕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遠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情之好惡莫不畢遂情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其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誕慢相習之風彌扇論其旁招則非趍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陵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横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略不引咎又嘗奏臣觀執政大臣

不務同心同德以稱陛下登用之意且其不和之心既已發於聲形動於天地為水為旱為民物之灾矣失今弗圖後必滋甚抑恐四夷聞之必有以輕議中國者此正朝廷所以為今日之急務也

己卯元符二年春正月先是曾布累乞罷上不許既復就職因言章惇作相舉措乖錯不為人所服自士大夫至閭巷小人無不昌言慢駡刑政失當致天下論議如元祐之人罪戾深重者悉已貶竄其間一言之差一向

搜求有何窮盡又如看詳訴理事臣亦嘗言刑部釐為兩司一則斷刑一則雪罪熈寧得罪之人亦有曾於元豐中得雪理者何獨於元祐中一切不許訴雪事在已往無可言者然其緒餘尚可闊略兼趣令結絶後數日遂諭三省令闊略在下者而三省批旨但云公人軍人百姓更不看詳而已　賜故相王安石宅一區　是月恩州地震　二月己亥石豫為監察御史從中丞安惇薦也　夏四月丁亥以時雨稍愆疎決在京及河南應

天大名府繫囚　己丑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先是必按衡州孔平仲糶常平違法就潭州起獄致死者三人尋又差察訪廣西所為多刻薄

五月庚申孔平仲責授惠州別駕英州安置　戊辰詔朕因閱元祐臣寮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御史日一二奏極其奸邪附會權臣詆毀先政可罷職與遠小監當差遣遂添差監全州鹽酒稅次升之為御史也嘗劾章惇奏入不報次升自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首尾

凡四年旣罷而惇獨居相位訖元符末乃貶　六月蹇序辰落職降一官知黄州以奉使遼國進拜不如儀等事故也序辰凶慝貫盈人莫敢動揺之者一旦逐去衆論快之　秋七月初邈川諸酋相繼以求内附令孫路駐河州王贍將河州軍兵為先鋒總管王愍將岷州及熈州軍馬策應以撫納邈川諸部是月己未詔下甲子師發河州次安鄉城贍以先鋒自密章渡過河丙寅遂克邈川即日以捷書聞

孫路怒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讒間自此作矣八月王贍已收復邈川城按邈川城係古湟中之地東北控夏國右厢甘凉一帶西接宗哥青塘　九月庚子朔夏國遣使謝罪見于崇政殿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先是内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可當其後皇太后臨朝以瑶華無辜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詔蔣之奇進所奉手詔驗其字畫乃劉友端所書之奇簾前奏曰當時降制用手詔語皆得旨不謂皇太后不知也

時章惇專制納結內侍郝隨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
人凶狡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之
宮禁事秘人莫得而辨也　賜夏國主乾順詔上謂曾
布曰西人未嘗如此遜順布曰元祐中固不論元豐中
表章固不遜未嘗如今屈服也　鄒浩上疏曰陛下為
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
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
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

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若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幷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伏望聖慈追停冊禮別選賢族疏奏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浩嘗奏論章惇六罪謂惇在元祐初實與司

馬先同入文字抵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為非是若以保甲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何不為先帝言而罷之安恐先帝陵土未乾而遽詆以為非邪

閏九月汀州安置孫升卒　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冬十月己亥朔詔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計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邈蕃部甲寅章惇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上笑曰此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遠慮

此天下之福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上深然之　己未种朴戰沒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没又遣魏釗討之釗亦敗死自种朴之死熈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者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　十二月叛羌因結連丁零宗羌間遣人伏於章峽隘險中肆行剽刼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棄青唐

元符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不受朝己卯上崩於福寧殿

宋史全文卷十三